

一个人与一门学科

——黄修己教授的学术旅程

陈希 姚玳玫◎编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一个人与一门学科

——黄修己教授的学术旅程

陈希
姚玳玫◎编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与一门学科: 黄修己教授的学术旅程/陈希, 姚玳玫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306 - 04996 - 4

I. ①一… II. ①陈… ②姚…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8602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丁 俭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960mm 1/16 22.5 印张 477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

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垦拓与努力。学术史是由不同时期学人的研究成果累积而成的历史产物，而不是静态的知识分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建至今，已有 60 多年历史，前后大致有四五代学人奋斗不息、耕耘不辍，推动着它的发展。

1949 年之前，现代文学（新文学）研究是一种“潜学科”状态；正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共和国修史的需要。新文学是革命文化大军的重要力量之一，意义非凡，一度地位“显贵”。学界一般将王瑶、李何林、唐弢、任访秋、刘绶松、张庚、丁景唐等开拓者、奠基人称为学科的第一代，他们或参与制订教学大纲，或编撰新文学史教材，或对作家作品、新文艺运动有独到论析，或史料整理工作成绩显著，为学科建构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是现代文学后续力量的导师。

而直接承续第一代，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并崭露头角，八九十年代大展宏图、引领学术的学者，学界称之为第二代。第二代学者有樊骏、严家炎、陆耀东、叶子铭、黄修己等。他们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满怀理想主义的激情，怀揣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和责任心，执着专注，严谨求实，但“生于战乱，长于动乱”，历经“文革”浩劫，大好学术年华被耽误。他们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经历学科曲折发展、挫折停滞，以及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学科创新、走向规范等几个时期，逐渐成为中坚和领军人物，特别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时期，他们的反省彻悟和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努力探索，为学科的恢复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们抓住机遇、迎难拓进，在诸多领域所贡献的，不仅是学术创新的时代成果，并且是具有启示意义的研究范型。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第一代学者大多离开人世，迄今已经出版多部关于第一代学人的评说性、纪念性的论著。第二代学者如今年过古稀，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代际转移，学风流变，学界对第二代的经历、贡献和学统缺少应有的关注。有刊物开辟“学者自叙”栏目，专门刊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者治学道路的文章，最近结集出版^①，但深入评述第二代学者人生经历、学术特色、历史贡献的专著或研究尚付阙如。

^① 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年版。



为勾勒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和走向，展现研究者的业绩和风貌，同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启来者，我们提议重视现代文学学者个案研究，并以继往开来的第二代学人黄修己为案例，深信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黄修己（1935—），福建福州人。1955 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 年毕业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名誉理事。

黄修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1960 年初，只因应主讲教授的要求讲了一堂“赵树理”，成就了他的处女作《赵树理的小说》^①，从此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崭露头角。但黄修己取得突出的成就，是在“文革”结束后。当时，他撰写多篇引起很大反响的“重评”和“翻案”文章，其中《鲁迅的“并存”论最正确》、《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② 等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中起过较大作用，也是成名之作。此后，黄修己不断推出现代文学方面高水平的论著。迄今他在海内外出版著作 20 余种，发表论文 100 多篇。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交，黄修己致力于赵树理研究，连续出版了《赵树理评传》、《赵树理研究》、《不平坦的路》三部专著^③。这些论著特色鲜明，广受赞誉，代表了当时赵树理研究和作家研究的新水平。《赵树理评传》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赵树理的评传，知人论世，既怀有激情，又能客观冷静，可谓别开生面。《赵树理研究》独树一帜，采用多种分析方法，通过传记批评、发生学批评、审美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整体批评、比较批评等，多角度地剖析同一作家，开拓赵树理研究新境界。《不平坦的路》是对赵树理研究的唯一的学术史，也是较早出现的作家研究史。

1984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是中断近 30 年后出现的第一部个人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在同期出版的同类著作中，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最具个性化，最具“重写”的性质，因而影响最大，被认为在新文学史编纂过程中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④ 之后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⑤ 解构启蒙论，尝试以文学史“双线论”（白话新文体和传统旧形式）来重构完整的现代文学史，任重道远。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 3 版^⑥则以“人的文学”的文学史观来阐释和建构

① 方欲晓（黄修己）：《赵树理的小说》，北京出版社 1964 年版。

② 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1978 年第 5 期、《北京大学学报》1981 年第 3 期。

③ 《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赵树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④ 许志英：《继往开来：评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第 3 期。

⑤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2004 年再版。

⑥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2008 年第 3 版。

现代文学史，论述独到，是“立”起来的有灵魂的文学史。以全人类认同的价值标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以艺术形式表现现代中国人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对反人性的批判，必将提升和凸显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和世界性意义，也有利于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3版超越并将促进整个中国文学史写作。

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①是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该书取材宏富，对从1922年胡适的论著到1993年《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定稿的70余年间的成果作系统检阅，除综合性的文学通史外，还评述各体文学史、阶段性文学史、地区性文学史、港台版文学史，以及儿童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翻译文学史等；同时注意时代背景和精神氛围的描述，从多方位立体展现现代文学学术发展历程，并从编纂实践的历史中总结理论上的问题。该书荣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

而他所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②，全书共100万字，上下两册，分五卷，是第一部试图全面系统地论述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发展历程的专史。该书用史的编纂法，寻源追踪，分时期记载了1917年到2007年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发展进程，勾勒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走向，展现了几代研究者的业绩和学术风貌，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框架，也初步总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该书荣获第六届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从赵树理研究到文学史编纂，再进而学科史研究，显示了文学史家黄修己抓住机遇、迎难拓进的学术历程。黄修己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政治化建构，目睹了“文革”的破坏和颠覆，参与了学科的拨乱反正，亲历了学科的突破、发展，探讨了学科的新的路径和生长点，推动了学科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黄修己的学术旅程颇具代表性，显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脉络及其嬗变。

以理性点亮历史，奉行“论从史出”的治学理路和方法，注重实证，求实创新，深刻的理论分析与独到的审美感悟结合，深邃的史家眼光和丰沛的人文情怀相融，是黄修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和特征。社会历史批评与艺术批评结合，是第二代学者惯用的方法和坚持的理念。黄修己具有第二代学人的治学特点，但是又有其独特性。他谙熟西方现代理论，却不是为西方理论寻求完美的阐释和注脚，而是切合中国经验和审美现实，追求融会贯通。黄修己一直站在时代前列，不断创新，永葆青春，充满活力，从不故步自封、裹足不前，至今仍笔耕不辍，以不竭的创造力实现高远的学术追求，不断奉献高水平新成果，这在同代人中是不多见的。而这既是黄修己的学术个性和亮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魅力与特色。一个人与一门学科形成同构和互动。

①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7年第2版。

②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本书主要遴选对黄修己的学术访谈，学界对黄修己论著的评论，以及友人对其性情识见、喜怒哀乐的描绘，对其心路历程和世态人情的剖析，共同构成一部现代文学学者的个案研究之作。本书目的在于避免只重客观学术史实（论著）的论述，而轻视对学者主体的关怀之弊病。就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而言，将严格的科学精神与深切的人文关怀结合是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而对学人的关注则是人文精神的显示。正因为有那些非学术的“细节”、“轶事”，将个人发展与时代变迁、社会背景相互联系，注重学术语境与鲜活个人契合，方能展现当代学人的真我风采和魅力。文（论著）与人（著者）结合，由人及文，知人论世，这既是本书奉行的学术方法，也是其内容。另外，书中配有相对应的图片，图文相间，有助于建构多维精神空间。一些弥足珍贵的黑白照片反映了流动的风采、难忘的岁月，令人感触良多。

现代文学学科随着新文学课程的开设逐渐发展起来。教学对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学界，黄修己以雄辩著称，口才极佳，课讲得相当精彩，理性穿透和审美感悟融为一体。当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讲中国现代文学，聘请的就是黄修己教授。那时若有“百家讲坛”，他也是不二人选。学人研究，关注的是文字论著，而忽视声像，正如陈平原所言，“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鲜活的课堂消失在历史深处”^①。本书关心“课堂教学”，特别收录当年听课（包含讲座）、录课的学生、教师撰写的文章，走进五彩缤纷的课堂，复活激情和诗意。这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已有 60 多年时间，其间的艰辛和曲折，黄修己全程领受。他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人。其人生旅程几乎与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历程相同步。如今，视学术为生命的黄修己八十初度，却仍精神矍铄，不断创造和奉献新的学术成果，深切体会和由衷享受学术创造的价值和快乐。现代文学学科因为有一批黄修己这样的学者，形成优良的学风和传统。这正是我们的财富和骄傲。

本书付梓之际，正值黄修己教授八十华诞。敬祝黄修己教授八秩初度，身心康泰，福寿长享！祝福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守正出新，精进不息，昌盛吉祥。

本书的出版得到闫振宇、吴敏、刘卫国、刘进才、申洁玲、肖百容等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郑嘉茵、孙倩承担部分文稿的电脑录入工作，特表感谢。因编者经验不足和水平所限，本书存在不少缺陷。个别师友赶写的稿子交来较晚，出版社已出第二次清样，所以无法插入，造成遗珠之憾，敬请谅解。

编者

2014 年 8 月

^① 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2 页。

目 录

第一辑 站在半山腰

与现代文学学科同路走来

——黄修己教授访谈录 黄修己 姚玳玫 (2)

培养探求客观世界奥秘的兴趣

——答中山大学电视台记者问 黄修己 (22)

他在不停地重写文学史

——黄修己教授访谈录 黄修己 吴 敏 (30)

回首来路，也有风雨也有晴

——答《东方文坛》冯济平问 黄修己 (43)

在半山腰的望顶兴叹

——答《东方论坛》冯济平问 黄修己 (57)

“干货”、证据和理论、阐释

——黄修己先生访谈录 黄修己 张 均 (70)

第二辑 继往开来，锐意求新

从文学史研究到学术史创构

——黄修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 刘进才 (84)

以理性点亮历史

——黄修己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陈 希 (100)

雄辩与实证

——论黄修己的治学特色 刘卫国 (110)

一本内容扎实颇见功力的专著

——读《赵树理评传》 邹午蓉 (122)

读《赵树理评传》 彭韵倩 (124)



几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书	上 尹 (129)
锐意求新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萧 贺 (131)
继往开来	
——评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许志英 (132)
像“史”的史	
——读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刘元树 (137)
他是一位直言的批评家	王向东 (141)
评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张毓茂 (142)
评四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著	秦亢宗 (150)
开拓新路之作	
——读黄修己新著《赵树理研究》	董大中 (157)
赵树理研究的新成果	
——读《赵树理研究》	(日) 加藤三由纪 (160)
新文学研究的一个突破	饶 原 (162)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韩文版) 推荐词	(韩) 许世旭 (163)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译者的话	(韩) 金惠俊等 (165)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韩) 金荣哲 (167)
“方法热”与文学研究中的“点金术”	殷国明 (169)
气势恢宏的“新文学史编纂史”	林 同 (171)
史论结合 识见独到	
——读《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王剑丛 (173)
关于学术史编写原则的思考	
——从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谈起	樊 骏 (175)
政治管文学不行, 抛开政治谈文学也不行	李公明 (195)
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史	
——评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	刘 涛 (199)
学科史研究的新收获	
——读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	刘增杰 (20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检阅	
——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	田建民 (210)
坚持“以人为本”文学观修史的成功尝试	
——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3版)	朱德发 (216)
读史、谈史、写史	
——读黄修己先生著《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2版)	袁国兴 (223)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新旧两版之比较	梁 苑 张挺玺 (227)
--------------------------	---------------

第三辑 难得清高

“把治学视为生命”

——访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修己教授	王安浙 何 超 (232)
课堂的魅力	陈平原 (238)

走近黄修己先生

——贺黄修己先生八十大寿	吴定宇 (240)
真诚的支持者	黑 川 (247)
用心血绘制“地图”的人	李 平 (250)
《我的“三角地”》序	黄介山 张明非 (254)
这一代人的心涛起落	刘 纳 (257)
“难得清高”	张梦阳 (260)

代际或地域：一代人的精神经纬

——读《我的“三角地”》	姚玳玫 (263)
没有北大中文系 1955 级会怎么样	庞 旻 (271)

刺痛人心的回忆

——读黄修己教授的《我的“三角地”》	陈剑晖 (276)
不敢吹牛的回忆	

——黄修己《我的“三角地”》读后	李青果 (278)
“呆”得大器	

——评黄修己教授的《我的“三角地”》	彭绮文 (283)
混乱境遇中的负隅顽抗	一 君 (285)

我喜欢这一篇	萨支山 (287)
--------------	-----------

导师黄修己先生印象二三	丁 力 (289)
-------------------	-----------

求真：人生基石一样重要	陈少华 (295)
-------------------	-----------

师门求学记	刘进才 (297)
-------------	-----------

先生二题	申洁玲 (305)
------------	-----------

黄修己先生的“守旧”与“创新”	肖百容 (309)
-----------------------	-----------

黄修己先生的非学术记事	闫振宇 (312)
-------------------	-----------

受教三年，受益终身

——师从黄修己先生的点滴记忆	周 华 (317)
先生之问	陈咏芹 (322)
傲然而孤独的身影	王义军 (324)



师恩难忘	谈 静 (327)
感念师恩	
——写于导师黄修己先生八十寿诞之际	李海霞 (331)
修己先生门下求学记	刘海斌 (335)

中国文学史话

中国文学史话

中国文学史话

第一辑

站在半山腰

中国文学史话

与现代文学学科同路走来

——黄修己教授访谈录

黄修己 姚玳玫

2014年8月26日是黄修己教授的八十华诞。先生于1955年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经历了50多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我们现代文学学科从建立、停顿、重新复苏、迅速发展、逐步成熟及此后的艰难、疲软……这50多年间，先生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人。先生的人生旅程几乎与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历程同步。值此众同窗共贺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我受托特邀先生谈谈他的人生及治学经历，也由此带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我相信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回顾，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教益。祝先生健康、长寿！

以下姚玳玫简称姚，黄修己简称黄。

姚：黄老师，几年前您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鲁迅人文讲座”时，以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现代文学学科60年亲历者的身份，谈现代文学学科的去与未来。您说：“目前的学科在发展中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是产品很丰富，每年发表的著作、论文都很多，研究的问题很广泛，使用的理论、方法多种多样。新生代中不乏很有才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学科在学术界的话语权很小，在思想界越来越边缘化了。于是，一些人产生了困惑、焦虑，也有人提出我们的学科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这些话给我不小的震动。这次，以“与现代文学学科同路走来”为题，想请您谈谈您的经历，谈谈您这代学人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关系、与前后几代学人的关系，以及文学史写作的一些相关问题。

黄：我1955年入北大，那时王瑶先生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已经受到批评。这部书是我们学科创建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它一诞生就受批评，象征着、预示着这个学科发展历程的艰难险阻。我也是“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但到了1958年赶上“大跃进”、“教育革命”，1960年在北大参加集体编写现代文学史，不久毕业留校被分配去教现代文学，算是较早成为这个学科中人了。对前几年的学科情况，也只能从书刊上了解到，和你们一样。

姚：按照您关于新中国几代学人的描述，从民国走过来的，你们老师辈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者，是第一代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的你们这一代是第二代，



2011年黄修己在北大中文系“鲁迅人文讲座”上

知青一代是第三代，跨世纪的一代算是第四代了。您还曾把我们学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建构、解构、重构。到现在，我们的学科可以说是经历三个阶段四代人。几代学人环环相扣而又各有延伸和超越，形成“代”的变迁，同时显示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脉络。1949年后是我们学科的创建期，就是建构阶段，第一代是创建者，你们第二代那时还在成长中。

黄：每个人的经历都有局限，假如以为历史就是我谈的这个样，那就不准确了，只能说我看到的、能够看得到的历史，是这个样的。我能做到的是真实地讲我所知道的，但这些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建构阶段我只赶上个尾巴，解构倒是走了全过程，重构还在进行中。不过因为人老了，今年我虚岁八十了，我逐渐脱离学科研究了，好像一个水手已经上岸休息了。

新文学研究在1949年之前就有了。但建立学科，是1949年以后的事。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被列入官方的教学计划并制定了教学大纲。到“文革”爆发，这一段俗称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是我们学科的创建时期。不过那时一切刚刚开始，发展比较缓慢。

举个例子，南京大学学生叶子铭的毕业论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个本科毕业生能出专著这在当时很轰动，因为此类著作太少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时出版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是很有影响的。但我记得在“文革”前也只出了三本。除叶著外，还有中山大学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和广西师范学院凡尼的《殷夫的诗》。每出一本，不论其质量如何，影响都很大。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田仲济，很重视资料工作，他们编了几本作家资料集，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都还是内部资料，今天来看当然并不完善，但也是每出一本，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研究的人都会订购。“文革”前，吴晗主编的《语文小丛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计划出几十本，也只出了两本，一本是我的《赵树理的小说》，印了11万册，不算少。因为那时的书少，一本新书出来大家都想看。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学会、学刊，没有开过什么学术会议，同行之间很少来往和交流。如果有什么会议，往往是听领导讲话，然后由与会的人回来传达，好让大家领



1995年在南通海边，右起叶子铭、黄修己、曾华鹏

会“领导精神”，学习、贯彻。校与校之间联合集体编写文学史教材，也是“文革”后才有的事。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编写新文学史，因为既要为现代文学建史，又是教学需要，需要这样的教材。新文学史的编写是“十七年”里我们学科史的大事。王瑶先生及时写出《史稿》，立下开创之功。

姚：在王瑶先生的《史稿》（上册）出版之前，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科各系课程草案》，1951年7月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发表，对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新文学的特性、新文学发展的特点、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都一一做了规定。我想，王瑶先生写《史稿》时，脚上戴着的镣铐是够沉重的。

黄：当时要求讲授新文学史，当然不是为史而史，明确制定了目的和要求。这时候写史不容易。我以前讲过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后朝给前朝写史，可能比本朝为自己修史要客观些。当然也不一定，有时为了证明本朝取代前朝的正义性，就把前朝说得很坏，也就不客观了。王瑶先生写《史稿》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时最需要编写历史来证明新朝的正义性、合法性，以此来教育人民群众。看重新文学，把它建立为一门学科，也是为了通过五四后新文学成长、发展的历史，来证明共产主义思潮和共产党领导对于新文学成功的关键性作用，要对这一段文学史做这样一番新解读、新阐释。王瑶先生当年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对此认识的深度如何，今天说不好。只能用他编出来的书来做一点判断，我觉得他是认识到了，所以《史稿》开宗明义肯定文学与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宣告五四新文学是反帝反

封建的艺术武器，而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可是这样的认识怎样具体化为历史，文学的历史？怎样让自己描绘的30年文学发展的面貌充分地体现、证实上述的理论认识？这可就比较费功夫了。作为赶编出来的书，对这个问题可能还来不及仔细思考，还是较多地沿用了朱自清先生的思路。因此，王瑶先生的成果当时通不过。

姚：当时有没有谁给他下达任务呢？

黄：我想这不会是给他下达的任务，他是研究中古文学的，改行是必须自愿的。一方面是过去清华大学有这种治学与现实社会变动结合得比较紧的风气，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所以，20世纪20年代末朱自清先生就开了现代文学的课程。另一方面主要还是王瑶先生的政治敏感，看到这是形势的需要。王瑶属于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一度加入过共产党，毕竟有他的政治敏感和眼力，因此，他放下中古文学研究，迅速撰写出《史稿》，这种“改行”，对于一个研究家来说，绝非小事。《史稿》终于奠定了王瑶的学术地位。古人讲“才、学、识”，这就是“识”。

我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以下简称《编纂史》）里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背景时，曾经提到当时（20世纪50年代初）正在进行干部评级、军人评军衔诸事。此书的特约编辑樊骏学兄问我：你写文学史的编纂史，去讲这样的事干什么？我当时曾向樊解释，那正是一场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些工作的。《水浒传》里梁山好汉不是也要在聚义厅上排座次吗？这是我在部队的亲历。如皮定钧被评为少将，毛泽东主席批了“皮有功，少晋中”，皮就升为中将了。这时要论功行赏。这些事跟编文学史也许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是写史的时代背景。在那种特殊的时代里，文学领域也要求审查每个作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按照他们对革命的态度、贡献、作用来评定其地位，而不能只看有多少文学上的成绩。你看后来不少新文学史著作里，某个作家的政治身份是共产党员，哪怕创作成就不大，也要摆在重要位置。另一个作家文学成就很高，但是跟左翼作家发生过争论，哪怕他的观点没错，在文学史里就只能放在被批判的地位，甚至入不了史。你明白这样的特定的背景，你就知道王瑶先生的《史稿》里还是有不合时宜之论。他也可以说“毕竟是书生”。

姚：文学史毕竟不是革命史，1951年王瑶先生写《史稿》时应该是怀有学术抱负的？

黄：是的。从《史稿》来看，他还是重视学术标准的。我听他说过：“我写《史稿》还是有政治原则的，对1949年到台湾去的作家，评价就比较谨慎。”但他的《史稿》政治气味不算浓，评价作家还是看重文学成就，还能看到保留着较多学者的独立性。这在当时已经被视为一种倾向性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想起两件旧事。一是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与人民日报社联合召开《史稿》上册的座谈会，由叶圣陶主持。他们都是从民国过来的第一代学人，有的来自老解放区，有的还参加过延安文艺整风；有的来自国统区，但一直是“进步作家、学者”。他们都是当时文艺界的名流。到会的有孙伏园、孟超、傅彬然、袁水拍、金灿然、吴组缃、李广田、李何林、林庚、钟敬文（同时代表丁易）、杨晦、黄药眠、蔡仪、臧克家、王淑明等18人，时称十八罗汉。有意思的是，同是第一代人，却对《史稿》大多持批评、批判的态度，北大的杨晦、吴组缃说了一些好话，也主要是王瑶很刻苦，晚上经常“开夜车”等。这次座谈会纪要在《文艺报》1952年第20号发表，编者称，与会者对《史稿》“所表现的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已经上纲到了“立场、观点的错误”，也就是政治上有问题了！就是说王瑶的书最先是在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文人中通不过，受到了他们的批评。

姚：1952年，共和国才成立不久，刚从民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已经不约而同地从政治角度来要求文学史写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最早出来批评《史稿》的，是第一代学人！或者说，开枪打出头鸟的，是自己人！后来发起的一场又一场的批判运动，其实早在50年代初期，已经具备与其互相呼应的社会基础。

黄：第二件事，第一代学者创建新文学史，除了王瑶还有别的人，如蔡仪、张毕来、丁易、刘绶松等，现在都很少提他们了。好像是“选优”，王瑶的《史稿》代表了那时期的成果，就不必讲别的了。编史用“选优”方法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

蔡仪、张毕来、丁易等在王瑶受批评之后接着出版了他们的新文学史，当然是认为自己作品也还有出版的价值。蔡仪、张毕来的书稿都比王瑶完成得更早些。他们在东北工作过，东北解放得早，一些学校还是从老解放区搬迁过来的。如张毕来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原名延安大学，搬到长春后改名东北大学，后来又改名东北师大。他写新文学史，比王瑶更早。蔡仪于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讲授新文学史，他把那时的讲义整理出来，就是1952年11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他们作品的政治倾向性都比王瑶的《史稿》强。这些稿子以前不出版，王瑶受批评后出版的，可能因为有王瑶所缺少的优点，那就是政治倾向更鲜明、更加符合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我为了写《编纂史》，又读了张毕来、丁易等的著作。这回重读有一种很惊异的感觉，惊异于我的师辈，这些应该都是有文学修养的人，他们的评论，特别是对作品的评价，竟然是那样的简单化，只是拿着政治的杠杠量过来量过去，僵硬得很！心里很感慨，我们老师一辈，这第一代创建者的思想也是很不一样的，用今天的话说，有的也很“左”。

我所以提上述这些往事，是因为有感于过去往往只看到代与代之间的差别、隔